大金國志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宗文烈皇帝五 ◄

大金國志
卷八 太宗文烈皇帝六

► 熙宗孝成皇帝一

天會十一年春，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琮所敗。琮即麗興子，時為河南鎮撫。憤大金發掘陵寢，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，遂入西京。邦雄醉方卧，俘其族以去。

大軍下金州，又下興元府。

先是，撒离曷等十萬自鳳翔、長安揚言東去，其實由商於出漢陰，直趍金商，至是入洵陽界。宋王彦倉卒迎敵，敗走，遂入金州。未幾，又趍興元，撒离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，經祖溪關，遂下興元府，又至金牛鎮，距宋軍百十里而退。會野無所掠，食且盡，又聞南軍邀我歸路，乃還興元。

未幾，宋王彦復金州，又敗我師于洵陽，我師棄均、房回。

大金以和尚原天險，吳玠備禦嚴密，屢攻不勝，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。吳玠聞之，自和尚原提輕兵驗扼饒風嶺。金兵既至，南軍數戰皆勝，死者甚衆，金兵積屍而焚，將有退意。一夕，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，未幾，乘夜攻而克之。金師既得郭仲山寨，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。吳玠不能存跡，遂焚糧草，退保興州。金得入漢中，首攻米倉山，以圖入蜀，王彦守之，不克。兼是時吳玠屯興州，劉子羽三泉，金不無後顧之憂，乃退守漢川，又洋州、興元，先自焚而去。，無以因糧，且野無所取，殺馬而食之，由虢州回。

劉豫陷鄧、隨等州，李成本羣盜，降。偽齊既得鄧州，知襄陽李橫、知隨州李道聞之，皆棄城而去。于是宋郢、唐、信陽軍相繼陷没。

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，降其士卒三千人，盡殺于平陽府獄。

秋，起女真國上人散居漢地。

女真，一部族耳。後既廣漢地，恐人見其虚實，遂盡起本國之士人棋布星列，散居四方。令下之日，比屋連村，屯結而起。

冬，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，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，且欲畫江以益劉豫。是冬，金兵下和尚原，兀朮屯鳳翔，以謀攻西蜀。

天會十二年春，宋遣章誼來軍前，充奉表通問使。時國中所議事，南宋皆不從，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，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、高慶裔，且以《資治通鑒》、木綿虔布、龍鳳茶等物遺之。逮秋，章誼還宋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，本國互有可否，獨畫疆一事未定，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，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。誼等還至睢陽，為豫所留，以計得免。

兀朮攻仙人關，與吳玠戰于殺金平，為玠所敗。先是，大金得和尚原，玠度金軍必深入，至是，兀朮果與撒离曷、劉夔率十萬南征，進攻鐵山，鑿崖開道，攻仙人關。既至，金軍據高嶺為壁，循嶺東下，直攻宋軍，玠、璘兄弟轉戰凡七日，晝夜不息。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，破其寨。宋軍屢敗，玠斬震以徇。與金軍力戰，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，損左目，衆不能支，引兵宵遁。玠設伏河池，扼其歸路，又敗。是舉也，大金決意入蜀，自撒离曷已下，盡室而來。既不得志，遂還鳳翔，授甲士田，為久留計，由是不復輕動矣。

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，幾為吳玠所殺，賴韓常援而出之，常被南軍射損左目，自此見知于兀朮。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，小名快兒。慶和死，襲父爵，以總遼東漢兄。兀朮喜其有功，故國中稍推之。

兀朮征蜀回，至燕山，由望國崖約窩里嗢入見國主。

劉豫得隨、郢、襄陽等州，宋岳飛復取之。先是，飛遣張憲攻隨州，月餘不下。牛皐裹三日糧往，糧未盡而城拔，飛進復郢州。李成聞郢失守，乃棄襄陽遁去，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，飛又克其城。

秋，宋遣其使良臣來，為奉表通問使。時國中已定議出兵，而南宋未之知也。

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，主命諸將議之，粘罕、兀室以為難，窩里嗢以為可，于是窩里嗢、撻懶權左右副元帥，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。

大金無愈盛之道，割豫有將亡之理，于斯定矣。蓋主崩時，以窩里嗢輩提兵在外，粘罕莫得而專，故亶得立也。不然，粘罕內操兵權，必得其位，則駕羣豪、服諸番，其憂大矣。

粘罕自來止居雲中，未嘗入見上。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，適值豫有侵江之請，立為異議，竟不自行，故窩里嗢輩得攝職總兵也。

窩里嗢請于國主，以兀朮先嘗過江，知地理險易，乞使將前軍。主從之。

豫之請侵江也，當粘罕、窩里嗢紛爭行止之際，兀朮並無一言，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。至是，為窩里嗢所舉方行。蓋此將嘗困于江南，又屢危于劍外，其鉛刀之鋒，蒿矢之鋭，固已判矣。

窩里嗢、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，須以正身。

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，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，不任勞苦，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，死不勝計。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，無以為生，往往聚而為盜，諸將一舉遂成兩失。

劉豫遣其子麟、姪猊將兵，與窩里嗢等俱入征南宋。于是騎兵自泗攻滁，步兵自楚攻承。楚州守臣樊序遁，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，南宋震恐。

是時，世忠進屯揚州，魏良臣將命過揚，世忠置酒，偽為流星，更牌沓至，紿以移軍守江。良臣既去，進至大儀鎮，勒精貧為五陣，設伏二十餘處，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。良臣至諸帥軍前，以所見對，諸帥大喜，勒兵趍江口。距大儀五里，其將孛堇撻也擁鐵騎

馳過五陣之東，初交戰，南軍不利。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，伏者四起，五軍旗雜出，金兵亂，弓刀無所施。南軍上搹人胸，下捎馬足，金兵全裝陷泥淖中，人馬俱斃，遂擒撻也。

冬，窩里嗢、兀朮同劉麟、劉猊侵江，屯于竹塹鎮。會大雨雪，糧道不通，軍皆憤怨。且聞宋主親征，又知國主病篤，諸將宵遁，麟、猊相繼而走。

是時，雨雪乏糧，殺馬而食，死亡日多，兵皆嗟怨。日久，虛驚軍中，每夜有人大字書紙及去皮柳枝擲于帳前，云：「我等被苦虐之至，若或過江，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。」無何，又聞宋主親征，國主病篤，韓常勸兀朮曰：「士卒勞苦，俱無鬥志，强驅過江，恐自常之餘，無不叛者。況今吾君病篤，内或有變，唯速歸為善。」兀朮然之，夜引還。大軍既去，乃遣人論麟、猊。于是麟、猊等棄輜重亦遁，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，方小憩，西北大恐。

河東南路〈平陽府〉。都總管蒲路虎補太行義士，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，于是屠近山四十村。

冬，國主崩，上謚曰文烈帛帝，廟號太宗。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，繼登大寶。然一時將相如粘罕、兀朮、兀室，皆開國大功臣，桀黠難制，太宗居位，拱默而已。太宗病時，大兵相距江上。既崩，不敢發喪。至軍回，于次年春方告諸路。

方武元之立太宗也，元約互傳于子孫。太宗既立，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，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諳版孛極烈，仍領都元帥之職。太宗既崩，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固碖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，而亶為嫡，遂立之。蓋粘罕為窩里嗢所代，已失兵柄，故不得立。時窩里嗢、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，悉赴太宗之喪。甲寅，亶即皇帝位。